

1396

1274

北

海

集

七

北

陽

集

卷

膳錄監生臣朱起鳳

膳錄監生臣陳遂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二

宋 綦崇禮 撰

進御故實

論仁宗知人之明

兩朝寶訓上嘗與宰相王曾論近時執政因言
王欽若久在政事觀其所為真姦邪也曾對曰
方欽若用事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永珪交通
踪迹詭秘時謂五鬼其姦邪險偽誠如聖諭也上

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所命參知政事多
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
相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
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
相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于諸臣
者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之名臣

臣聞人主之職不在于周聽廣覽而在于察輔相之賢
否輔相之賢否國家所由以治亂也孰不欲得賢臣以

自輔然或不幸而姦邪進焉苟或無以察之則亂政敗國何所不至欽若先事真宗皇帝有挾邪之迹章獻皇太后垂簾起于閭廢復居上宰蓋必有以自固結者矣是時仁宗皇帝春秋尚富欽若以先帝舊臣且太后所引當國用事追其去位終無亂政敗國之患者以其明察照臨之如是耳至於曾知白之勁正迪之朴忠齊宗道奎之鯁亮更進並用名德相望雖在當時或小失輕發不能無忤而追評之際皆許其忠而稱為名臣太

平之所自其在於此知人則哲堯以為難而仁宗皇帝
曾無難焉烏虜明矣哉

論唐李絳任賢對

唐書李絳傳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
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
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
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知人誠
難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帝曰卿言得之矣

案此下五首取引經史原文
俱失載茲特補入以便觀覽

臣嘗謂用賢易致賢難知賢易信賢難觀李絳之論其
盡之乎夫任賢則治任不肖則亂人主莫不知此而嘗
患于無賢苟得人焉曰賢者也亦何慮其不用哉然而
賢者不世有也必待臯夔稷禹出而用之亦已踈矣察
其在廷之臣度吾中外之任能一官者使之効一官堪
一職者使之効一職曰文士則以布列于朝廷臺閣之
上曰武士則以馳驅于軍旅戰陣之間有心計者委之

金穀之司有吏能者畀之獄市之寄下至抱關擊柝斗食之任必唯其人揆之以事功課之以殿最甄別而遷次之俾人人得極其才分而舉勝其任則天下之事治矣今得一臯夔稷禹使其為政用人亦不過于如此絳之言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茲不易之論也臣故曰用賢易夫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謂天下為無賢豈不厚誣然由後世而望前古其視臯夔稷禹若神

明然然則過矣所謂賢者賢于人者也何以異于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況其下乎求而致之固不勞夢卜馳弓
旌歷巖穴而物色之也苟能選當代之人以在位在服
而各得極其才分則世有賢者知我能用將彈冠躡屨
引類而來矣然而人主自聖則有高天下之心自賢則
有傲羣臣之志以其聖而高天下以其賢而傲羣臣則
必好已勝而陵掩人所謂引類而來者將望而去之雖
有臯夔稷禹亦已隱矣蓋賢不妄進不苟合非虛中屈

體而誠好之不可得而致也絳之言曰天子不以己能
盖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茲不易之論也臣
故曰致賢難世所謂能知人者謂將一見其人而了其
賢否歟非也是徒以占相之術責人主矣孔子有云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今也循其名而
驗以實考之于任官措事言辭容色之間人之賢否豈
可知也若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特慎之而已臣故
曰知賢易世所謂能任人者謂其以卑踰尊疏踰戚言

行計從而無纖介疑也是主君臣遇合言之耳奈何賢者中立而寡助其得位而有為也不肖者將恐懷姦者將疾貴倖易以毀傷人君易以疏忌非中心信之而四者之患不生不可得而用也書曰任賢勿貳管仲曰用賢而以不肖參之害霸也不其然乎臣故曰信賢難循其本以言之則能信賢斯足以用賢能用賢斯足以致賢賢者出而在事則知其所為而別白之于是不能參焉故能信賢而不疑也嗚呼絳之言其盡之乎

論左傳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
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
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于長勺
遂逐齊師

臣觀昔人論一戰之勝負不視其曲直彊弱而視所以

用其入之道為如何耳齊背阮之盟以來伐魯則魯以
為有辭故經不書伐是曲在齊而直在魯也齊以兵先
入魯地為客魯兵後動而應之則為主用兵者主多勝
客多不勝況其曲直如此是彊在魯而弱在齊也曲直
彊弱較然可知曹劌不以是言魯之戰可勝而必問其
何以戰者蓋欲觀其人心之得失而已昔齊小白出見
老父有饑寒之色賜之衣曰願賜天下之人衣與之食
曰願賜天下之人食蓋稼穡之利不違其時則菽粟不

可勝食也絲枲之功不奪其力則布帛不可勝用也
必得人人而與之衣人人而與之食亦已狹焉然則小
惠未徧未足以致民之從也隋季梁有言夫民神之主
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
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然後民和而神降之福然則小

信未孚未足以徼神之福也若夫小大之獄必以情非
忠厚惻隱之誠心存於中而行於外則不足以至于此
堯舜之盛必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求其所以然不過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已大小之獄必以情庶幾
乎聖人之用心其於得民也何有以是而用其人戰豈
有不勝者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之不可以
敵衆理所固然曹劌之論豈其好異而不切於事者歟
後之言長勺之戰者常疑於其詞則亦不思而已矣

論齊晏嬰和與同之對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
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君所謂可而
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
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